

江苏人民出版社

z h e
x u e
d e

z h u i

w e n

哲学的追问

从“爱智慧”到

“弃绝智慧”

田海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哲学的追问

从“爱智慧”到

“弃绝智慧”

田海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的追问——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田海平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14-02819-0

I . 哲... II . 田... III . 哲学 - 研究 - 西方
IV . B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146 号

书 名 哲学的追问

著 者 田海平

责任编辑 周文彬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常熟第六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页 2

印 数 1~3125 册

字 数 263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819-0/B·49

定 价 16.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

——在历史中理解人、理解哲学

高清海

《哲学的追问》这个书名，颇耐人寻味。

人们平常不大在意的许多疑问、困惑、迷茫和担忧，都会在一种哲学性质的“问”中呈现出来。然而，谁要是说他想在哲学的“追问”中获得像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那样普遍必然的知识、真理，那他就会大失所望。

哲学并不教给人们一些现成的、可以马上用的知识或真理。哲学好像是各门学科中最没有“用”的一门学科，它除了到处增加烦恼、带来问题而外，别无所长。我经常听到人们说，“搞不了‘专业’了，至少还可以搞哲学嘛”。其实，这是对哲学的一大误解，也是对哲学的一大嘲讽。哲学的追问，是关于人的追问。每个人，只要是人，只要他想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生活和世界，他就进入哲学了。因此，哲学看起来是最简便易学的，它一点也不“玄”。不就是了解人吗？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然而，事情绝非如此简单。事实上，世界上万千事物中，惟有人是最复杂、最难于理解的。表面上看来如此“简便易学”的哲学恰恰是一切学科中最困难的。

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未来的哲学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从事哲学工作的学者们首先碰到的并且也不能不去思考的问题，是要人们倾注一生的热情响应它、思考它的问题。这问题同样也是热爱智慧、思考人生、认识自我的青年朋友最爱提出的

问题。

我这里引荐的这本《哲学的追问》，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这从它的副标题“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就可以看出。我认为，敞开这样一个视角，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哲学的未来和人的未来非常重要。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经历的“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的转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和对待，值得我们深入地思索一番。

哲学在历史中，人在历史中。“历史”这个词人们都熟悉。通常“历史”是一个标度事物在时间中演化进程的概念，一切事物都在历史中。尽管这样，惟有“人”才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其他事物虽然都是在历史中，它们都有历史，但却没有历史性。人和其他事物的这个区别很值得我们重视。为什么天地万物之中只有人才具有历史性？为什么动物有历史却不具有历史性呢？这是因为“历史性”是一个专属自为本性的存在的性质，自为本性意味着在自己活动中来创造自己的本性，这恰恰是使自己成为历史性存在的根本所在。动物只有自在本性，而没有自为本性，因为动物的本性源出于自然，是自然给予的，属于一种本质先定的本性，动物一出生它的本质就已经定型了。人的本性则是一种自为本性，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创造自己的本性，他的本性始终是未定的，只有历史性才是人的本性。人的自为本性是由人的自身活动创生的，人总是在创造活动中不断地超越自己，并将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传承给下一代，因此人不单在历史中，而且有历史性。人的这个特点决定了人是一种具有自我超越性的存在。人总是在自我否定中来肯定自身。随着人的生存方式的不断的变化，人的历史性的内容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也处于不断地自我否定之中，作为人的历史性内容的理性映现的哲学也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和发展中。这就是说，“哲学”不可能离开历史，它总在历史中，因为人在历史中，哲学作为人的根本性的“追问”同样也在历史中。

然而,我们回顾一下哲学发展的历史,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在历史中的哲学却总是要追求一个“超历史”的“起源”。从古希腊哲学家对本原、始基、理念、形式等初始本源的追寻,到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对永恒本体、上帝之城和绝对完满之物孜孜不倦的思考,再到近代西方哲学致力于建构以实体、单子或绝对精神为核心的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往往是通过某种超历史的、超时间的、超自然的形式来展开自己。这就是说,那“在历史中”的“哲学”又恰恰是最不愿意安于“在历史中”,它总是试图走出“历史”。缺乏“历史感”,或者说,历史意识淡薄,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而且,情况还进一步表现为,即使有着“宏大历史感”的哲学体系(例如黑格尔哲学),它也总是避免不了要越出历史之外,去把握超感性的“绝对”和超历史的“永恒”。人们习惯了跟着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似乎很有“历史感”了,但这个命题在黑格尔那里的真实意思是说:“哲学史全部在哲学中了”。换句话说,只要他黑格尔的绝对真理的哲学体系一旦建立起来,以往的哲学就是可有可无的了,这正是最没有“历史感”的一种想法了。

为什么“在历史中”的哲学总是要去追求一个“超历史”的起源?为什么最没有历史感的体系建构恰恰以最为宏大的“历史感”呈现出来?

要了解这一点,还必须从人在历史中的独特性着手,即从人的自为本性出发。人的自为本性说的是,除人而外的其他事物的本性都是由外在的自然预先规定好了的,惟有人的本性要人自己去寻找、去规定。人怎么寻找、规定自己的本性的呢?人总是追求自己的本质,追寻自己的家园,筹划自己的生活,惟有人才能认识自己,具有自我意识。人往往从一种超越层面来寻找自己的本性,这样就找到了人的主宰生命的本质。人们通常把这种超生命的本性看成是人的本质,并且从它来认识人自己。这种追求总是使得人习惯了把非存在的存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把具体可感的对象当

作存在的非存在,这样就形成了把理想本质当作真实存在的思维方式。这就决定了人往往在理想、梦想甚至幻想中寻找或规定人的本性,这构成了人的形而上学追求的本源,从中反映了人在一种未来筹划和想象中寻找人的本性的特点。

人的这个追求源自人的自为本性,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动物的生命只是“生存”,是自然生命的延续,它不会有追求自己的本性的问题,因此是一种自在生命或者物种生命。人的生命则不同,人不仅要“生存”,而且人的生命更主要地表现为“生活”。“生活”涉及到意义问题,亦即涉及到追求人自己的本性或本质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使人成就为人。人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在人的自我意识水平还比较低下的情况下,就是以追求非存在的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决定了人生活在历史和感性中,却把历史的、感性的东西当作“非存在”,而把“超历史的”、“超感性”的“非存在”看作是“真正的存在”。从这种追求中,人的两重生命就被归结为“动物性”和“神性”,人往往被说成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禽兽”。

人的自为本性推动人不断地突破自身的物种限制,这使得有限的人总要追求无限,使得“不满百”的人生常怀着“千岁忧”。人不仅意识到“生”,而且意识到“死”。这即是说,惟有人才意识到自身的有限,但人又不甘于有限。这就使得人的生命不只是被动地服从自然法则,人在他的第一生命(即自然生命)的基础上有着更高的追求,这创造了人的第二生命。人只有在他的第二生命维度上才能追求生活的意义,才能从有限中寻求无限、从缺欠中寻求完美、从短暂中寻求永恒。人的第二生命就是人的创造生活、实现人生价值的更高的类生命。人对自身本性的追寻赋予了人的生命以完全新的功能、价值和意义,生命的生存已不再仅仅是为生命本身,而是使生命达到与生命对象的融通,达到与世界万物的合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对自身本性的追寻正是通过那在历史中

的人对某种超历史永恒的不倦探寻来完成的。不论这种超历史永恒的形象是以“神”的形式出现,还是以“人”的形式出现,它反映的都是人的自为本性的自身追求。只有当人的这种追求使人达到类生命本性的觉醒,人才能真正以人的方式看待自己。

人的这种追寻,典型地体现在哲学的追问中。哲学的追问反映的就是人对自身本性的这种追寻。因此,在历史中的哲学总是做着一种“超历史”的“梦”。它要去把握永恒、完满、绝对、无限之物,要去建构一个绝对真理的知识体系,要越过生灭变幻的现象去把握事物不变的终极本质,等等。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梦想”,我们还需进一步看到,哲学并没有真的从历史中“超越”出来,它仍然在历史中。因为,总体上来说,由爱智范式奠基的哲学形而上学,是以分裂人、失落人、扭曲人甚至瓦解人的方式表达了人的特定历史内容。哲学这样来表达“人”,是因为人的“历史”处境或历史事情本身就是如此,即使哲学在通向“神学”的那一维度,也是有其人性的或历史的理据的。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进一步明白,哲学形而上学不论是谈理念、大全、单子、实体,还是谈自然、上帝、绝对,都是在谈人的事情,那想超出历史的哲学其实永远只能在历史之中。哲学自身的历史最好地见证了这一点,那自称臻至完美的哲学体系并不“完美”,它只能是历史的一种逻辑映现,是“思想”中的“时代”而已。一个时代总是要成为过去的,所以表达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也会成为历史的陈迹。这就是说,哲学在一种“爱智慧”的冲动中追求的梦想其实是虚幻不实,原因就在于“人”被分裂、被肢解、被扭曲、被抽象掉了,因而“人”是“虚幻不实”的。“哲学”的梦想和憧憬也就是“人”的梦想和憧憬。沿着这条思路深入思考下去,就会把握传统哲学在一种爱智范式下塑造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奥秘,这里隐藏着人自身的奥秘。

我们回到这本《哲学的追问》谈论的中心议题。

从这本书的基本内容看,它以爱智慧和弃绝智慧为主轴,通过

追溯哲学的起源、演进和终结，从错综复杂的历史谱系中搜检出一条重新理解哲学和哲学史的新思路。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从“爱智慧”的视角理解哲学的起源及其历史演进。它立足于从希腊思想经历的一次实质性断裂来理解哲学的产生以及对西方形而上学历史演进的构造，侧重于发掘为一般思想史、哲学史所忽略的历史片断，并由此对“爱智慧”构造哲学的语言、形态、方法、逻辑和历史作出了与通行哲学史不同的理解。因而，找到了一个更清新、更客观地透视传统哲学的视野。该部分从对爱智范式下的哲学所做的追问中，抽绎出形而上学的三大梦想：存在论梦想、知识论梦想和逻辑学梦想，并客观地评析了其贡献和局限，指出其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必然趋势。下篇是从“弃绝智慧”的视角剖析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消解和颠覆。它通过当代哲学对生命流变的肯定、对存在意义的追思和对主体命运的揭示，阐明了当代西方哲学反对智慧、终结哲学的真正动机。该部分透过当代哲学呈现的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的重大范式转换，深入西方思想家进行哲学系谱清理的核心，叩问未来哲学的方向，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性。

我们看到，西方哲学经历的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的转变，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是因为这里隐蔽着“人的奥秘”和“哲学的奥秘”，表达了“人的命运”和“哲学的命运”。简单地说，“爱智慧”反映了那种需要抽象永恒本质、需要绝对最高主宰、需要在一种自我异化或对象化中认识人自己的“人的处境”。然而，爱智范式的哲学并非一无是处，它是人类在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推动文明发展和知识进步的伟大的探索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确立的一种“主客二分”的知识论框架以及在一种对象意识中对知识确定性的不倦的追寻，还有对“根据”和“理由”的究极式的追问，使得它成了滋养和哺育诸科学的母体。然而，当分工越来越细密，社会结构的分化越来越向纵深展开，科学越来越演变成了

一种全面的技术统治，滋养和哺育诸科学的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也就在纷纷独立的诸科学那里完成了自身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家们意识到传统哲学追求的爱智梦想的虚妄本性，因此消解或弃绝传统爱智范式的哲学所设计的“最高智慧”就成了哲学家们共同面临的一个主题。这就是说，“弃绝智慧”是有针对性的，它反对的是对人的种种非人的理解、对历史的非历史的抽象，因而本质上是对人的抽象化、片面化理解的否弃。它的更深的意图是，将“人”移离出以往“人”的层面，移离出需要将非现实的超感性的理想假装成现实的东西的层面。因此，“弃绝智慧”是要挣脱传统爱智哲学的束缚、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超历史”的梦想，使“思想”真正思及“在历史中”、“在世界中”的“人”，使“哲学”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因此，我们今天需要问的问题乃是，“弃绝智慧”的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应该说，这个问题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早就为古代思想家所注意到了。例如先秦时期的老庄道家学说就明确主张“绝圣弃智”，在那里就已经有了对文明、理性、知识的反省。西方思想和文化则不同，它一直是由“爱智慧”铸造出来，而且在“爱智慧”中总是面对种种“在场者”。这种思想和文化隐含着分裂人、瓦解人、失落人的“病症”。这一点当代西方思想家大都注意到了。“弃绝智慧”是西方哲学在“现象与本体的分离”、“主客分离”、“人与自然的分离”等一系列两极对立的思维中走向极端的结果。西方人面临的那些困境和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困境和问题了。如工业文明带来的的人的异化、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生态失衡等。在现代社会中，人不仅丧失了有的哲学家所讲的那种“诗意图地栖居”，而且也使得“物”失去了“纯真”，变成了一种功能化的展现。关于这些问题，人们谈的已经很多了，我不在这里重复。从我们今天面临的种种全球性困境和问题中，确实能够理解当代思想家为什么要提出“反对智慧”或“弃绝智慧”。

应该指出,20世纪西方思想家只是提出问题,而且侧重点是对传统爱智范式的哲学形而上学的清理,但问题远没有解决。大多数西方当代思想家在破除爱智梦想、摧毁形而上学幻想的时候,往往得出了异常悲观的结论,走向了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例如像本书作者谈到的哲学家福柯就是一个典型。他确实破除了人们心目中关于现代主体的迷梦,但由此走向极端,认为“主体”不过是社会权力的规训技术的产物,作为“主体”的“人”与囚犯无异。不容否认,这些反传统的哲学家,已经接近从“哲学在历史中、人在历史中”这个视角来看待人和哲学,他们的工作对于我们思考人的未来和哲学的未来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他们的失误也是异常明显的,其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地记取。意识到“哲学在历史中、人在历史中”,对于理解哲学和人的关系还远远不够。要把握哲学和人的内在一体关系,还必须从这个“在之中”出发思考人的生命本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一种未来视野看待人和哲学。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哲学的主题应当是人的类生命存在,未来的哲学应当是“类哲学”。

《哲学的追问——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一书,是一部给人耳目一新的学术专著,作者提出的许多问题都能给人以一定的启发。这部著作采取了史论结合的形式,以翔实的资料,贯穿一个基本思想:哲学的追问有其不可忽略掉的生命前提,“爱智范式”的哲学由于把智慧看作是人欲求的对象,而丧失了哲学追问的生命根基,因而陷入困境;“弃绝智慧”针对爱智范式的这一缺失,以终结哲学的形式展开了对哲学的系谱追问,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预示着哲学主题和范式的转换。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思考人的未来和哲学的未来,是很有意义的。我相信读者从这本书中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

本书作者田海平是我带出的哲学博士,他一直对“追问哲学”有兴趣,这在今天这个讲求实效的时代殊为难得。现在他完成了

这部名为“哲学的追问”的书,要我作序,从而引发了我的一些想法。的确,哲学是无尽的追问,哲学是非常性的思,哲学的追问需要源自生命的惊异、怀疑、在世感受、言说和谛听。“哲学的追问”最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下一番苦功夫。这部《哲学的追问》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愿作者在今后的“追问”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是为序。

2000年8月21日

目 录

序

- 在历史中理解人、理解哲学 高清海 1

导论 什么是哲学	1
一 永久的追问.....	1
二 “无用”之学.....	5
三 非常性的思.....	8
四 文明的“活”的灵魂	11
五 爱智慧的视野	14
六 哲学的突破	17
七 爱智慧的困难	22
八 我们时代“爱智”的危机	35

上篇 爱智慧

第一章 哲学的梦想	43
一 如何追问哲学	43
二 “爱智慧”的含义	45
三 哲学之路	47
四 爱智慧的梦想	49
第二章 智慧的追问	55
一 为“爱智慧”而受难	55

二 苏格拉底对话录	59
三 柏拉图视景	63
四 老斯东别拘一格的“申辩”	69
五 活的生命与活的智慧	73
六 希腊智慧:哲学的起源	79
第三章 世界的两分	87
一 哲学之为物	87
二 反对诗人	93
三 洞穴隐喻	101
四 哲学王	109
五 走向哲学一步	114
第四章 爱智之学术	121
一 智慧与学术	121
二 逻辑力量	130
三 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137
第五章 爱智的演进	149
一 爱智范式与形而上学	149
二 论证宗教	155
三 反思科学	163
四 爱智的顶峰	170
五 哲学的回归	176

下篇 弃绝智慧

第六章 哲学的幻灭	185
一 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	185
二 与“虚无”遭遇	190
三 转折时代的思想家	194
四 “通天塔”与“巴别塔”	198

第七章 生命的肯定	202
一 生命的叩问	202
二 上帝死了	210
三 权力意志	216
四 生命的意义	223
五 系谱学:生命的凸显	228
第八章 存在的追思	233
一 海德格尔的哲学追问	233
二 存在的澄明:对人生在世的分析	238
三 听命于存在的邀请	246
四 技术的追问	259
五 克服形而上学	269
第九章 主体的悼亡	279
一 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	279
二 知识轴线:知识考古学	285
三 权力轴线:权力系谱学	295
四 新型档案员的启示	302
结语 哲学的展望	310
一 哲学的系谱	310
二 哲学的范式	313
三 哲学的主题	317
后 记	321

导论 什么是哲学

道路和掂量，
阶梯和道说
达于独有之行。

无碍无顾
走你的孤独之路
去担当追问和缺席。

摘自海德格尔：《从思的经验而来》

— 永久的追问

哲学是什么，以及它究竟有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一般人在生活中往往会展出这样的问题，但他们是漫不经心的，并不拿它当真。哲学家们真正面对这问题，但他们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一致公认的答案。因此当我们问“什么是哲学”的时候，我们实际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获得最终解决的问题。

长久以来，哲学曾激起人们的向往，有些人指望从中获得某种奇异非凡的启示。另一方面，它也引起人们对它的厌倦，认为它过于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总是给人一些虚妄的幻想。人们对哲学始终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那些将哲学看做某种崇高事业

的人们,认为哲学应该是对人类苦难的一种深切的同情和对人类未来的一种沉重的担忧,那些藐视哲学的人们,则认为那是一群不切实际的学者们的故弄玄虚;有些人可能认为哲学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事业,因此它在本性上应该是通俗的、大众化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哲学只能是少数杰出人物富有意义的精神劳作,因此它必然是玄奥的、阳春白雪的。事实上,哲学作为爱智的活动,原本就包含着这两个方面。

即使对于“什么是哲学”一无所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多多少少都要介入哲学的思考,这构成了哲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它不像数学、物理学、机械学等知识部门,虽然你不必介入这些部门的活动,你依然能够给出它们以明确的定义。当有人问你“什么是数学”的时候,你可以照搬字典上的定义回答,“关于数的科学”。这是无须争议的,即使提问的人对于所问的东西一无所知,这样的回答也是非常清楚的。哲学领域则不然,虽然我们每个人自觉或不自觉都会介入哲学思考,但最博学的哲学家和最普通的劳动者一样,不可能给哲学下一个清楚的定义。任何对哲学的定义都是有争议的,这恰恰是哲学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一个简单的定义去了解哲学,哲学不是一种能够产生普遍有效真理的知识体系,弄清楚“什么是哲学”的惟一途径是自觉地从事哲学。这意味着,不能以知识的态度对待哲学,不能以自然科学的方式要求哲学,虽然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哲学实质上另有根源。

哲学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二千多年前古希腊阿布德拉城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人每天都怀着新的思想”。在我们的周围世界中,许多事物都是我们熟知的,许多闲聊都是老生常谈,仿佛一切都是已经明白的、令人生厌的陈旧。然而,人天生地是能思的物种,在时间中生活,对人来说,始终意味着向未知领域的展开。我们总是带着新的希望和梦想、忧伤和畏惧、等待和筹划进入